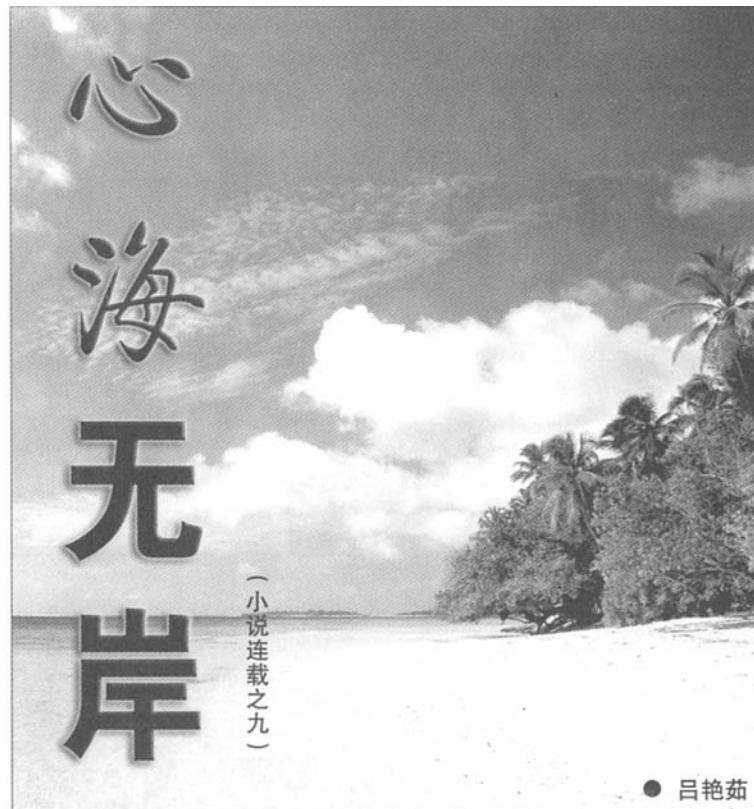


孟

欣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林玉洁得到了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一年的机会。外出进修是每个临床医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它不仅是一个人提高业务技能的必要途径，更说明领导对你的器重已经登峰造极，进修归来的人，掌握了什么样的医疗技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像一个泥塑镀了层金光闪闪的外壳，立即会身价百倍。从医务科填完了进修表的林玉洁喜滋滋跑到护理部，把这个美好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孟欣，正百无聊赖地翻看着杂志的孟欣完全傻掉了，虽然预感到林玉洁终有一天会完成这个镀金过程，却没想这一天来得是这样快，林玉洁才毕业多久啊？许多高年资的医生尚在眼巴巴着可望而不可及，她却已经捷足先登地占领了高地。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孟欣面露惊喜嘴说祝贺的时候，心里却打翻了醋瓶子，酸酸的液体淹没了五脏六腑，又在林玉洁走后不争气地冲进了眼睛里。孟欣擦着眼泪的时候还在莫名其妙地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啊？但她很快便找到了答案：怀着身孕的女人就是跟平时不一样，怀孕会让人变得矫情、娇气，平时针尖大的事情这时会变得比磨盘还大。从怀孕起，原本大大咧咧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水做的女人，陈玉麟回家时不关心她她会流泪，不在家一个人觉得冷清也流泪。眼下这泪水，是急出来的，眼见着一个原本在一起跑线上曾落下自己十万八千里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过了自己，眼见着人家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自己却肚子崛起斗志丧失沦落得怨妇弃妇模样，孟欣怎么能不急？

晚上，林玉洁在家里引吭高歌，快乐的声音穿透墙壁直达孟欣的耳鼓，孟欣从卧室逃进客厅又拧大了电视的音量，依然能感觉老同学那无孔不入的洋洋自得。孟欣从鼻孔里发出了不屑的轻哼，出水才看两脚泥呢，这才到哪儿啊？也值得这样轻狂？

医院里开始有了林玉洁去进修是上面大人物发话的传言，有好事者直截了当求证于孟欣：“你大伯哥是不是能通天啊？”孟欣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他是市委书记的笔杆子，你说通不通天？”不安只是在一瞬间掠过了孟



● 吕艳茹

欣，她随即就安慰自己道：当初我改行时还是她散布的谣言呢，现在我只不过是没帮她澄清罢了，真的是陈玉麟起了作用也说不定。

不管别人怎样的不舒服，林玉洁终是要踏上进修之旅了，临行的前一天，陈玉麟原是要在酒店设宴为嫂子饯行的，结果却在对岸耽搁没能如期回来。陈玉麟临时做了一桌好菜，也把孟欣叫了去。孟欣以茶代酒喝了两杯，一是表示祝贺，二是祝她一路顺风，说完了就起身离座回家，林玉洁在后面拽着她不让走，孟欣回过头附在她耳边悄声开玩笑：“离别前夜也是千金一刻值春宵啊，我哪能这么没有眼力呢？”林玉洁笑着擂了她一拳，正色道：“我还有话要说呢，你听完再走也不迟啊。”

孟欣只得坐回座位，林玉洁端起一杯酒敬她，说出来的话却像是开玩笑：“孟欣，我是想托付你一件事呢，我这一走就是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哥，别弄个花姑

娘回来鸠占鹊巢，我可就是得不偿失了啊。”

孟欣心惊肉跳地拿眼睛去瞟陈玉麟，总觉得那话里除了调侃，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险味道。陈玉麟只是一脸宽厚的笑：“你神经不神经啊？关起门来说说就算了，居然还当着孟欣埋汰我。”

林玉洁亲切地搂孟欣的肩：“孟欣不是外人啊，好友、妯娌，亲上加亲，只有把你托给她我才放心。记住了啊，你可别胡作非为，你的身边就是我的眼睛呢。”

孟欣终于忍无可忍了，嫂子不叫了，又恢复了直呼其名：“林玉洁你可真行。你干脆把我哥栓裤腰上带走算了，这么重的担子我可担不起。”见陈玉麟并没有难为情的迹象，又换了一脸意味深长的笑：“我哥真要不守夫道的话，你不会也来个红杏出墙么？首都北京英才济济，那还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么？”

林玉洁嗤嗤地笑，笑够了又道：



“孟欣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真得帮我看点啊。再有，以后你们俩一人守着一个冷清清的家，同命相怜，好好的互相照应吧。”孟欣在心里冷笑：你终于是把话说得明朗一些了，忍不住就让冷笑浮到了脸上：“那是自然的啊，一家人还用说两家话么？”然后孟欣就再也不看她一眼，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了，回到家又觉得意犹未尽，再去敲对面的门，站在门口笑嘻嘻道：“玉洁，明天我可不去送站了，我怕影响你们执手相看泪眼。”林玉洁还了她一句：“去你的吧，跟我甩臭词儿，我也不当你是柳永呢。”

林玉洁走时孟欣真的是没有一点留恋，走了之后，才觉出寂寞的日甚一日。公公婆婆总是叫孟欣和陈玉麟回家吃饭，婆婆担心还没出世的孙子在孟欣肚子里受委屈：“你嫂子一走，你哥一个人肯定也是瞎对付，不能像她在家那样照顾你了。一家剩一个人，还不如就过来吃饭算了。”孟欣对婆婆的提议不置可否，实际她真是不怕做饭，一个人是有些懒惰的，但也绝不会不顾孩子的营养对付自己，她和婆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那种亲如母女的关系，总是一层隔膜横亘在两人之间，相敬如宾的客气中透着那么一种若隐若现的生疏。饭菜再好，也不能对她构成吸引，强颜欢笑，反倒不如在家里咀嚼一个人的寂寞。孟欣不好意思直接了当地拒绝婆婆的好意，陈玉麟却能直言不讳：“我可不想天天回来，玉洁走了，我正好一个人静心写点东西。你们有好吃的叫我一声就成了，孟欣需要照顾孟欣回来吃吧。”孟欣正好笑着接茬：“我也不了，爸爸妈妈给两个儿子都成了家，也该好好歇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给你们添麻烦了。”婆婆还想说什么，陈玉麟截住了她的话：“妈你就别操心了，玉洁在时也是我做饭，我会对付自己的，孟欣做护士的，更知道孕期保健。都这么大人了，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公公便道：“你就随孩子便吧，离得又这么近，想啥时回来你啥时给做点好吃的不就成了？”

回家的路上，陈玉麟邀功似地对孟欣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愿意与老人生活的，别说是公公婆婆，就算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不如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孟欣还以感激的一笑，又关心地问：“你还在搞创作么？”很

长一段时间没有看报纸，不知道“沉默”这个名字是不是还一如往常一样频繁地出现在副刊上。“是。”陈玉麟毫不隐瞒地说：“我打算写长篇小说。调到机关以后，枯燥的公文快把我那点写作热情磨没了。但是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也让我思索了很多东西，有些感触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多好。孟欣在心里感慨，男人就是男人，家庭丝毫不能成为事业的羁绊，再柴米油盐，再鸡毛蒜皮，也阻挡不了他们奋进的脚步。这样羡慕着，孟欣又有些惭愧：虽是已为人妻，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在羁绊着自己啊，时间甚至比从前还充裕，自己怎么就扔下了手中的笔？生活似乎是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心里也似乎经历了一些惊涛骇浪，但仔细回味，又仿佛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痕迹，究竟是为什么，自己这样心灰意懒？

陈玉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孟欣，你怎么不写了啊？我问过小麟，他说不是他不让你写的。”

孟欣心里很暖，脸上有点尴尬：“就是没想写，跟他没关系。”可是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么？

陈玉麟安慰道：“现在歇歇也好，等以后孩子大了，阅历丰富了再写也不迟。厚积薄发，更好。”

他倒是挺会设计的啊，孟欣笑了：“我是不成了，你写吧。像我这样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人，只有羡慕你的份。”

已经到了家门口，陈玉麟边用钥匙开门边笑：“哪能呢，你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千万别妄自菲薄。”

陈玉麟的话让孟欣进门后发呆了好久，不是胸无大志庸庸碌碌，我怎么会如此的沉沦？

陈玉麟果真开始了他长篇小说的业余创作，孟欣偶尔做了好吃的分给他一些，只是敲开门站在门边，陈玉麟每次迎出来时，手里都是夹着钢笔的，有时孟欣会问：“写呢？”他便点点头，既没有客气地推拒孟欣的食物，也没热情地邀她进去，他知道即便相邀，孟欣也不会走进去，自林玉洁一走，孟欣就刻意地保持着两人间的距离，除了陈玉麟回来时三人会坐一个桌上吃饭，两个人平时的联系，就是站在各自的门边交换一本书，或者递送一碗饭菜。陈玉麟几乎是天天认真做饭的，总

是提前告诉孟欣：“今晚别做饭了，我带你一份儿。”孟欣总想着自己和他一人一天的轮流着做才公平，却总没机会跟他说，除了觉得说明白了显得一家人太生份之外，还因为每次想这样建议的时候，陈玉麟总是跟她标榜自己对美食的热爱：“会做饭多好啊，想吃什么自己动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再懒也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胃，你说是不是？”孟欣确信他真的是出于热爱才练出这般手艺的，不然为什么跟陈玉麟同样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两个人，结婚后一个依然固我，一个就成长得这般迅速？

陈玉麟的公司在孟欣临产前一个月遭遇重创，一笔以为利润巨大的生意实际上是一场天衣无缝的骗局，初涉商海便劈波斩浪身手不凡的陈玉麟正飘飘然以为自己所向披靡，不料想却掉进了欲望的陷阱，不但几个月的奋斗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沉巨债。巨大的打击之下，痛不欲生的陈玉麟回到家中悄悄舔舐着伤口，还想对大腹便便的妻子隐瞒事实，孟欣却早已从他非同寻常的强颜欢笑与萎靡不振中察觉到了事情的异样，一番刨根问底的探寻之后，已经脆弱得无法支撑自己的陈玉麟大放悲声：“媳妇，我对不起你，我欠下的债，这辈子恐怕都还不清了……”

五雷轰顶。孟欣只觉头晕目眩，差点被这样不反防的噩耗惊倒。最初坚决反对和一直提心吊胆都是怕有一天面对这样的局面，没想到所担心的一切这么快就出现在眼前。陈玉麟扶着瞪目结舌的妻子坐到椅子上，只会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媳妇，我对不起你。”事业的惨败，让这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世界在他眼里变成了灰蒙蒙一片。

孟欣也哭了，满腹的委屈就变成了此刻奔流不息的泪水。结婚以来，对爱情婚姻的所有美好憧憬已经随着平凡日子日渐清晰的琐碎与庸常一点点流失殆尽，怀孕以后，所渴望的来自丈夫的温情体贴也被他一次次离家的脚步践踏得支离破碎被漫长而无望的等待消磨得面目全非，而今，当她习惯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嘴脸一个人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孩子降临时，他又用这么沉重的打击扰乱她的平静。孟欣忍不住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村妇女哭天嚎

地一样流着泪喃喃自语：我这是什么命啊，我？

陈玉麟心疼地搂住了妻子，言不由衷地提出了一个幼稚的建议：“孟欣，我们离婚吧。不然你的工资都会被扣下还债，我会把你拖累得吃不上穿不上的。”

孟欣擦干泪水，心头却涌起了一缕悲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陈玉麟就是这么定位他们的关系的。孟欣忍不住冷笑着问：“那孩子呢？我现在就是去做引产，孩子都会是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一纸离婚证，就是我们送给他的见面礼？”

陈玉麟无措地望着妻子，一直以来，经商成功的喜悦冲淡了无暇顾家的愧疚，他一心想着富甲一方出人头地想以雄厚的财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想给妻儿荣华富贵的日子，却没想到如日中天的事业突然间毁于一旦，妻子曾经拼命阻拦他的理由正可以成为今天嘲笑责怪他的借口，不听劝阻的结果就是碰得头破血流，陈玉麟悔不当初。

孟欣却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吐出了在陈玉麟听来犹如天籁的声音：“我不会跟你离婚的，工资扣就扣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是要饭，我也跟你一起去。”温热的泪水再一次淹没了这个从小到大没经历过任何挫折的男人，陈玉麟搂紧了妻子，却哽咽得不能言语。孟欣心疼地为他擦去了眼泪：“人的一生都是七灾八难过来的，遇到什么都得挺着，是不是？你是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是不是？”

陈玉麟被妻子的“是不是”问得有些难为情，强挤笑容心有余悸道：“媳妇，我真的是挺不住了，这不是十万八万的小打小闹啊，什么叫天塌地陷你知道么？”

孟欣揪心扯肺地替丈夫难过，相识以来从没见过陈玉麟如此失魂落魄，的确是非同一般的打击啊。孩子即将临世，原本安逸的日子却要穷困潦倒，孟欣何尝没有天塌地陷的感觉？但是她不想陪着他长吁短叹。“我知道啥叫天塌地陷，我嫁给你，你就是我的天，你要是经不起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我的天也就塌了，我跟孩子，我们娘俩就得过暗无天日的日子了。”

六神无主的陈玉麟又大哭起来：“孟欣啊，我差点就不回家直接跳楼

了，要不是想着你和孩子，我真就跳楼了，我都这样了，我还怎么给你们撑一块天啊？”

“怎么就不能啊？”孟欣心酸地搂着丈夫，这个第一次在她面前显得如此弱小的男人，激发了她沉睡于心底的母性柔情，“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想垮掉，就没什么东西能够击垮他。你决定辞职的那一刻，就应该想到这条路上的种种风险，你拥有着那么多的时候都不怕失去，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还怕什么啊？你还得去拼，去重新开始，你不知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么？”孟欣像一个经过了世事历练的长者一般，忍着心底巨大的痛苦，循循善诱地激励着因为显得不堪一击而让她无比失望的男人。但孟欣心里也清楚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自己的语言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从哪里跌到从哪里爬起来，在她，不过是随时可以脱口而出的空泛的理论，在陈玉麟，却是一种化蛹成蝶般的痛苦挣扎。她恨不能自己也可以投身商海且慧眼如炬，看得清茫茫之中会从哪里飘来一棵救命稻草，抓住它，成就危难之中的一线生机。

陈玉麟却真的像是气息奄奄的人注射了一支强心剂，暗淡的目光中渐渐有了生气。“是啊，我什么都没有了，还怕什么？”那几天里，孟欣没有打断他一遍遍祥林嫂般的喃喃自语，也没有把他们正承受的痛苦告诉任何人，她从自己的煎熬里想像得到任何一位亲人知道这个消息的煎熬，不想让他们一道陷进痛苦之中。

陈玉麟却敏感地察觉出了弟弟的异样，一是陈玉麟一连几天出现在家里让他觉得不可思议，自从他辞职之后，何曾有过这样的安闲啊？二是陈玉麟既然一连几天在家，竟然没有叫他过去吃饭，以往只要弟弟一回来便拽着他喝酒，眉飞色舞地炫耀自己的种种挣钱手段，这一次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陈玉麟终于忍不住问弟弟：“你们公司放假了啊？”

陈玉麟却用无比轻松的语调告诉他：“没放假，我明天就去上班了。”

陈玉麟果真就像以往那样精神抖擞地出门了，临走前问清楚孕妇正常分娩可能在预产期前后半个月之内，便告诉孟欣他可能首先要去对岸求助以往合作得好的俄罗斯伙伴儿，若不成再回国求助于从前的领导们，不管

他此去结果如何，都会在孟欣临近生产时按期归家。陈玉麟还特别嘱咐哥哥和妈妈，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关注孟欣。陈母并未觉出儿子那种背水一战的悲壮，只笑着说你放心忙你的，过两天我就过去陪着孟欣。

也许是连日的忧思动了胎气，孟欣于陈玉麟走后的那天晚上便开始感觉腹痛，孟欣还镇定地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也许只是妊娠后期的不规律宫缩而已。实习的时候孟欣曾经在妇科呆过两个月，观察产程、为医生助产的事情都做过，她知道即便是临产，从阵痛开始到子宫口开全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她不想这个时候惊扰了别人的睡梦。可是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让她无法成眠，也一点点加深着心底的无助和恐惧，坚持到凌晨时分，孟欣觉得自己实在无力独自承受疼痛和恐惧的折磨了，犹豫再三，还是将手握成拳头敲打着与陈玉麟相隔的墙面，却半天不见任何回应。孟欣只得在阵痛的间隙起床穿衣，挣扎着下地出门，去按陈玉麟的门铃。睡梦中的陈玉麟没想到孟欣这么早有了临产迹象，懵懂中迷迷糊糊地问：“谁啊？”又一阵袭来的宫缩让孟欣痛苦不堪，她倚靠在门上，有气无力地说：“是我，孟欣。”

屋内砰的一声，似乎是凳子被撞翻倒地的声音，孟欣感觉到陈玉麟跑到门前，急忙让身子离开，开了门的陈玉麟居然是赤脚穿着睡衣，急得语无伦次：“你，你，你怎么了？”

孟欣的无助感一瞬间便烟消云散，她说：“我开始疼了，送我去医院吧。”

陈玉麟立即显得手足无措：“怎么这么早啊？怎么办呢？我去叫咱妈？”

孟欣见他光脚站在冰凉的地面上，探身从门边的鞋架上拿了双拖鞋示意他穿上：“深更半夜的先别折腾咱妈了，今夜不见得能生，早晨再告诉她吧，我回屋收拾东西你穿衣服，到了医院就好了。”

孟欣说的好了，是到了医院就不害怕了，见过别的女人生孩子和自己生是两码事，一阵紧似一阵的腹痛让她从前的那点见识显出了纸上谈兵般的浅薄，怕来不及走上产床，怕产程中出意外，强烈的恐惧和剧烈的疼痛让她急切地想流泪想抓住点什么时候，匆匆忙忙穿戴整齐的陈玉麟拎起

床上的那些东西，也伸出了他有力的臂膀：“你能走么？我扶着你吧？”

孟欣就抓住了他的胳膊，很想让疲惫的身体倚靠住他的，却知道自己也只能借他一臂之力，就是这一臂之力，已经驱赶了深夜中那种无依无靠的凄凉感觉，给了她无比温暖的支撑。阵痛的间歇，她急急地走路，像没事人一样，可是阵痛袭来时，就不得不停下脚步，拽着陈玉麟的胳膊，微微佝偻着身体咬紧牙关，暗暗祈祷着疼痛快些过去。

初春的夜晚尚是寒气袭人，陈玉麟却急出了一身的冷汗。昏暗的路灯光照耀着清冷的街道，从未在夜间出过门的他们似乎刚刚知道小城的夜晚竟然如此宁静。白天的街市上还能见到几辆刚刚被当做新生事物报道过的出租载客吉普车，真正的需要它的这会儿，却连影子也没有了。陈玉麟看着痛苦不堪的弟媳比她本人还惊惶，不断地问：“能行么？”“能坚持住么？”，孟欣圆滚滚的身子背不能背抱不敢抱，她被阵痛折磨的无法走路的时刻，他更加的心惊肉跳，“真遭罪啊。”他不住地感叹：“真不知道生孩子这么遭罪。”孟欣回他一个苦笑：“没事，都得经过这一劫。”陈玉麟替弟弟满怀歉意：“这样的时候小麟不能陪在你身边，真是苦了你啊。”孟欣神色黯然：“这也是我的命吧。”孟欣又说：“幸亏我们两家对门。”

陈玉麟终于截住了一辆夜行的运货车，好心的司机帮助他们缩短了到达医院的行程。陈玉麟把孟欣半扶半抱地送进妇科检查室的时候，值班护士还以为他就是陈玉麟：“姐夫，你帮孟姐把裤子脱掉。”

陈玉麟傻掉了，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孟欣并没解释他和自己的关系，递了个眼色道：“你去病房帮我把行李铺好吧，这里的事我自己能行。”

陈玉麟如释重负，急忙去病房里弄好了床铺。检查后的孟欣被送回了病房，说是宫口才开五公分，还得过一会儿再去待产室。护士走后，孟欣有点难为情地悄声道：“她们把你当成了小麟，将错就错吧，我实在不愿让同事知道这样的时刻他不在身边。”陈玉麟眼里忽然有亮光一闪，强忍着酸楚的泪水，背过身未发一言。

宫缩的间歇一阵比一阵短，疼痛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躺在床上的孟

欣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呻吟。坐立不安的陈玉麟见孟欣每疼一次两手都紧紧攥住床头的栏杆，便再次把手伸给她：“你抓着我的手吧，只要能减轻点痛苦，怎么使劲攥都成。疼得厉害你就叫出声音吧。”

孟欣便抓住了他的手，手心传递的温暖让她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疼痛却使她无法言语。当初怀着隐秘的喜悦暗恋着“沉默”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日后会在这样难堪的境地里与他发生着如此亲密的联系。羞怯、不安、难为情已经被剧烈的疼痛所淹没，除了盼着孩子快快出生，快快结束这痛不欲生的产程，孟欣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风一般掠过的往事的记忆，也风一样消失在又一波阵痛里。

医生护士不停地过来听胎心测血压，每一次，孟欣和陈玉麟几乎同时下意识地松开手。待人走后，孟欣便有些难为情地冲他苦笑，陈玉麟也苦笑着调侃：“等小麟回来，我一定骂两句替你出出气，就算做生意做昏头了，也不能把媳妇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忘记了啊。”孟欣替陈玉麟解脱：“怪就怪我没到预产期就这样了，怨不得他的。”一想起陈玉麟不知能不能把濒临倒闭的公司拯救过来，孟欣就觉得心里隐隐作痛，一起自己在最需要他的时刻非但见不到他的人影，还要这样揪心扯肺地牵挂着他，孟欣就觉得自已是那么的凄苦可怜，生理心理的双重痛苦，终于让她忍不住泪流满面。陈玉麟满怀怜惜地望着她，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想为她擦去泪水，却于半途中缩了回去，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面巾纸，默默地递到她手里。

孟欣被接进分娩室的时候，陈玉麟就留在了走廊里。出出进进的护士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来走去，热心地建议：“姐夫你就进去吧，闲人免进的牌子是限制别人的，咱自家人不用讲这个规矩，你陪着孟姐，也让她心里有个安慰。”陈玉麟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却什么也没说。护士给孟欣擦汗的时候便笑着调侃：“你家姐夫不愧是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真是循规蹈矩啊，我让他进来都不肯进。”孟欣苦笑：“算了，他又使不上劲，也别让他看着揪心了。”话音未落，暗自觉得脸一热：为了我，他会有揪心的感觉么？

临近分娩的最后时刻，婆婆气喘

嘘嘘地赶到，且不容分说地走进了分娩室，精疲力竭的孟欣拽着她的手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妈妈，委屈得热泪长流，婆婆怜爱地擦去她的眼泪，责备道：“傻孩子，这个时候还跟妈见外！别说三更半夜，就是天上下着刀子，妈也得来啊。”

孟欣无言，她知道肯定是陈玉麟跑回家搬来了老太太。

孟欣生完儿子的第二天就被接回了婆婆家，陈玉麟也整日买东西炖鸡汤汤地忙着忙活，孟欣的奶水却始终没有下来。她知道自己是因为上火才这样，为着杳无音信的陈玉麟，婆婆一边用奶粉喂着这个宝贝万分的小孙子，一边絮絮叨叨地骂着那个不负责任的小儿子：“这个混帐东西，好好的工作不要，非得犟着做什么生意，整日东跑西颠的哪还有个过日子样子啊？当了爸爸自己都不知道。”转过身又劝郁郁寡欢的儿媳：“你可别生气啊，月子里的人生不得气的，为了孩子，也别跟他一般见识，等他回来妈给你出气！”

陈玉麟回家已是十天之后，孟欣一看他憔悴不堪的脸色和垂头丧气的神情，就知道他此行并未如愿。但是见到儿子的一瞬，陈玉麟眼睛里闪动出欣喜的火花，也顷刻间盈满了泪水，他对没能陪孟欣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刻并未表示多少歉意，夜深人静躺在妻儿身边的时候，却搂住孟欣在她耳边信誓旦旦：“媳妇儿，一看到你和孩子，我就觉得自己必须负起男子汉的责任，你放心，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我肯定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孟欣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她想说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只要平淡日子里的夫妻相知相守，就像大哥和嫂子一样，一饭一菜的体贴，一颦一笑的交流，需要之时能牵到一双温暖的手，就会让我觉得温馨和幸福。但是孟欣知道此时的陈玉麟已经是一匹上了磨道的马，后退半步便是前功尽弃，他将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沮丧里，只有在他身后扬鞭催策，才可能成全他的雄心勃勃的梦想。孟欣只得掩藏起因他事业惨败而带来的痛苦和焦虑，尽量显得满怀信心地鼓励道：“你肯定会成功的，我和儿子等着你跟你享福呢。”

(待续)

责任编辑 李小玲